

外国电影 丛刊



WAI
GUO
DIAN
YING
CONG
KAN

· 2 ·

外国电影丛刊 2

中国电影家协会上海分会编译室编

中国 电 影 出 版 社

1981 北京

内 容 介 绍

本辑刊登的电影剧本有法国影片《苔丝姑娘》和《Z》。《苔丝姑娘》根据十九世纪英国著名作家托马斯·哈代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而成。在1980年第五届法国电影节上，获得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和最佳摄影奖。《Z》是当代西方政治电影的典范作品，是以“惊险片、侦探片和闹剧片的形式表现严肃的政治内容”。该片于1969年获得好莱坞电影科学院最佳外国片金像奖。本辑还刊有介绍世界科幻电影，法国电影及其著名编、导、演等的文章。

目 录

电影剧本

- 《苔丝姑娘》…………… 赵津华译 (1)
- 《Z》…………… 对白翻译 上海电影译制厂翻译组
场景翻译 李成葆 王丽丽
校 译 徐志仁 (35)

影片及编、导、演介绍

- 《苔丝姑娘》二、三事…………… 岩 安编译 (200)
- “电影煽动家”科斯达—加夫拉斯…………… 冰 青编译 (202)
- 《Z》中Z的扮演者伊弗·蒙当…………… 城 堡编译 (210)
- 《Z》中法官的扮演者让—路易·特兰迪涅昂
…………… 城 堡编译 (212)
- 兰布腊基斯事件——《Z》的历史背景
…………… 冬 晴编译 (214)

国外电影概况

- 法国电影一瞥…………… 徐志仁编译 (217)
- 世界科幻电影八十年…………… 王安平编译 (232)

创作技巧

画外音..... 陈 军编译 (239)

《苔丝姑娘》剧照..... 封二

《Z》剧照..... 封三

科幻片剧照..... 插页

法 国 电 影

苔 丝 姑 娘

(镜头缩写本)

原 作：托马斯·哈代

编 剧：杰拉罗、布拉克
罗曼·波兰斯基

导 演：罗曼·波兰斯基

翻 译：赵津华

德伯维尔——一个姓氏

一望无际的田园和森林的远景。英格兰多瑟特地区（实际的外景是在法国诺曼底的布尔塔尼地区），翠绿景色显得格外动人。随着女主人公苔丝的流离变迁而不断出现的森林、牧场、河流、山谷，景致是那样的绚丽多彩。

春天的玛洛特村。某一个傍晚。

田园小路上，随着走在前边的四人小乐队演奏的欢快曲调，一群十五、六岁的姑娘踏着轻盈的舞步前进。姑娘们身穿白色连衣裙，头戴白色花冠，每个人手里还拿着一根剥了皮的柳树枝；美貌超群的乡村少女苔丝也走在欢庆节日的行列中。

这一天发生的偶然事件给少女苔丝带来残酷的致命伤，使她的一生成了一场悲剧。因为恶魔阿列克与天神安杰尔的放任而成了牺牲品的苔丝，本应获得更加幸福的一生。

行进的队伍经过十字路口，成为问题的那个偶然事件中的人物就被安排在此时骑马赶来。

涨红了脸拖着一条腿从另一条路走近十字路口的那个男人约翰·德比菲特是苔丝的父亲。他身穿褪了色的咖啡色外衣，夹着行商用的篮子，此刻正举帽向迎面而来的装束整齐的牧师致意。

“晚上好！”

“晚上好，约翰爵士！”

约翰走了几步站住，惊异地叫住了牧师：

“请原谅我，老爷。上一次在这里遇见您时，我说‘晚上好’，老爷您说‘晚上好，约翰爵士’！”

“可能是吧。”

“今天您又这么说。”

“不错。”

“为什么您对一个身份低的买卖人杰克·德比菲特叫‘约翰爵士’！”

“那是一时的高兴。我是特林戈姆牧师，喜欢研究古代史，为了写这个郡的历史，查阅了不少家谱，发现了有关你的一些事。德比菲特，难道你真的不知道你是古老骑士名门德伯维尔的直系子孙吗？”

“从来也没听说过，老爷。”

“抬起头来，让我看看你的侧面。”

听了这突如其来的一番话，约翰不觉走向牧师，把那张饱经风霜满刻着贫困痕迹的脸转向牧师。牧师笑道：

“噢，这正是德伯维尔的鼻子和下颚。当然啰，稍微失去了点体面。根据查阅的记录来看，你的家谱可以追溯到随同威廉一世从诺曼底来此的贝冈·德伯维尔公卿。”

“那么，我为什么过得这么苦？”

“我还以为你多少知道一些情况呢。”

“在我家里，倒是有一把旧的银调羹和一只图章，可我从没把它当回事。能不能告诉我，德伯维尔家族住在哪儿？”

“全族都死了，如今你的祖先们是同一些大理石雕像一起

睡在教堂的墓地里。”

“族里的公馆呢？”

“没有了。”

“土地呢？也没有了吗？什么都没有了吗？有没有办法找点什么回来？”

牧师摇摇头。

“我该怎么办呢？”

“什么也不必做。你只要知道‘勇士已经倒下’就够了，努力做一个品行端正的人吧。再见，约翰爵士！”

“老爷，您不喝一杯啤酒吗？”约翰急急叫道，但是牧师未加理会，赶着马儿逍遥自在地继续上路了。约翰站在路旁，嘴里嘟哝着，“我就是约翰·德伯维尔爵士？……”

牧师的话象投掷了一块灾难的小石头，在他心里激起了巨大的波澜。

与安杰尔初次相遇

草地上，姑娘们在乐队伴奏下跳着欢快的“基格”，然而在威严的老人们注视下，没有小伙子参加的跳舞显得十分乏味。

恰巧在这时，有三个身背行囊拿着手杖的青年旅行者经过这里。乐曲奏完，当姑娘们纷纷离开圆圈时，旅行者中最年轻的小伙子安杰尔·库列阿跑近栅栏，向大胆走过来的姑娘埃玛问道：

“跳的是什么舞？”

“村子里的集体舞。”

苔丝和几个姑娘围拢过来，她们感兴趣地听着埃玛和这

个素不相识但却招人喜爱的小伙子的谈话。

“怎么没有男人一起跳？”

“还没下工哪，不过就快来啦！在他们没来之前，请你陪我们跳好不好？”

“很高兴，不过你们人太多了。”

姑娘们兴奋地面面相觑并互递着眼色。

“太好啦，没有男孩子搂着跳多没意思啊！”

象是责难埃玛那露骨挑逗的话，一个长得十分迷人的姑娘悄悄捅了捅她的手臂。

小伙子说服了试图阻止他参加跳舞的两个哥哥，把行囊挂在栅栏上。众目睽睽之下顾不上认真挑选舞伴，安杰尔拉起埃玛的手走进了跳舞的圆圈，没有被选上的姑娘都露出了失望的神情。

安杰尔开了头，栅栏边踌躇不前的本村青年们也都一个个拉起了姑娘的手翩翩起舞。

对腼腆而自尊心强的苔丝来说，没能被安杰尔第一个选中，对她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她没有理会村里小伙子的邀请，独自离开人群茫然呆立着。在另一边的安杰尔也感到同样的后悔，一曲终结，他快步走过苔丝身旁去追赶他的哥哥时，仍不时回过头来望着理应第一个选做舞伴的这朵娇艳的花。

苔丝来不及对这一切细加思索，又一个骚动接踵而至：在安杰尔离开的同时，一辆马车跑了过来，车座上的人在大声喊着——

“我家是全艾色克斯最高贵的门第！”

埃玛瞧瞧车上摇晃着帽子的醉汉，轻轻拍一拍站在她旁

边的苔丝，

“哟，你爸爸坐马车回来啦！”

爸爸乘马车回来使苔丝很吃惊，但这要强的姑娘却回答她的女伴说：

“爸爸太累了。我们家的马死了，你不是知道的吗？所以他才坐马车回来。”

远方一片晚霞，夜幕徐徐降临，姑娘们舞蹈着的身影隐约可见。

手拿着白色花束和嫩柳枝的苔丝慢悠悠地朝着回家的路上走去。

一阵歌声传来。苔丝的母亲若安，边用脚摇着磨平了底的摇篮唱着，边洗着衣服。在简陋的屋子中间，四个幼小的孩子正围在桌旁吃饭。

看见长女苔丝回来，若安擦了擦手迎上去，对正在上楼的女儿重复了一遍才从约翰那儿听来的牧师的话。她匆匆披上围巾说：“你爸爸兴奋得不得了，他到‘洛瓦’酒店去了。”若安嘱咐发楞的苔丝哄弟妹们睡觉，自己便去酒店接约翰。

“洛瓦”酒店。喝得醉醺醺的约翰从一块不怎么干净的布里拿出一只银调羹给同桌的人看，并又一次讲开了名门贵族德伯维尔的由来。“能发财吗？”酒友们在旁边嘀咕，准备接约翰回家的若安兴致勃勃坐在丈夫的身旁。

“我有一个好主意，”若安拉拉丈夫的袖子，“刚才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就想起在特兰利季附近住着一个姓德伯维尔的阔太太……”

“哼，他们怎么能跟咱比？他们大概是诺曼王朝后期的

旁系。”

“也可能是的。不过她有钱，所以我想让苔丝去认个亲戚。”

“认亲戚？”约翰心动了，酒友们也注意地拉长耳朵。

“一个家族的人怎么能不来往？再说苔丝去也算是高攀哪。”

“那么，明天就让苔丝去那儿。好，为了这个干一杯。”

兴致勃勃的约翰举起酒杯，但正当这时门口出现了苔丝，她是来接迟迟未归的父母的；约翰夫妇急忙站起来跟着女儿走出去，约翰向老板娘打着手势：把大伙的酒钱算在自己的账上。

在归途中，约翰把若安的打算告诉苔丝。忧郁的苔丝回答说，她对此不感兴趣。看着烂醉如泥、靠着妻子和女儿的搀扶才能勉强蹒跚而行的父亲，苔丝陷入了沉思：他还能再买回一匹马吗？

与阿列克相遇

翌日。在公共马车的乘客当中，可以看到手提着草篮的装束一新的苔丝。

马车在一个大石门前停下。苔丝下了车，鼓起勇气走上四周长着高大的常青树，中间铺满白色砂石的林间小道。走不多久，她看见一栋红砖楼房。楼房的左边有一片草坪，草坪上支着一顶红白相间的帐篷，进口处安放着白色的木制桌椅，一切都显得十分整洁。特兰利季的德伯维尔宅邸的气派与玛洛特村德比菲特家的寒酸形成鲜明的对照，就象熠熠闪光的新金币与暗淡失色的旧铜币相比，相差得那样明显。苔

丝放慢脚步喃喃自语：“这儿的一切全都是崭新的……”

她正要向前走，身后响起了一个男人的声音：“美丽的小姐，请问有何贵干？”不知什么时候从帐篷里走出一个穿白色西服，口衔香烟、蓄着胡子的男人站在她面前。不知所措的苔丝低着头，惊恐而又窘迫的讲述着她来此的目的：见一见夫人。

“很对不起，这不行。夫人有病，有什么事对我说吧，我是她儿子。”

“没有什么事，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

“说吧。”

“哦，不，不说了。这太愚蠢了，我不能对您说。”

“没关系，我喜欢听那些蠢话。说吧，小姐。”

“我到这里来，是想告诉您，我们家和您是亲戚。”

“啊？！一个穷亲戚？斯特库斯家吗？”

“不，是德伯维尔。”

“哦，对。当然啰，是德伯维尔。嗯，你爱吃草莓吗？”

苔丝本能的感到这个男人有一种与他外貌相反的粗野的地方，这奇怪的问话使她不觉抬起头来：

“爱吃，假如是新鲜的。”

“这儿的草莓正好上市。”

阿列克领着苔丝穿过玫瑰花丛向温室走去。苔丝结结巴巴讲着母亲听了牧师的话后决定派她来这里的经过。

“原来是这样。你是作为一个亲戚来这儿问候的吧。”

“我想是的。”

“嗯，这很好嘛。”

阿列克摘了一只草莓送到苔丝鲜红的唇边，姑娘慌忙用

手挡住：

“我自己吃。”

“别不好意思，我亲爱的堂妹妹，给你！”

苔丝十分尴尬地吃着阿列克手上的草莓。阿列克为她装了满满一篮草莓，上面用粉红的玫瑰花盖上。他还打算把刚剪下的一朵玫瑰插在苔丝胸前，苔丝不由后退了一步。

阿列克欣赏着帽沿上已插上一朵玫瑰的苔丝。他终于将手上的那朵花往她胸前别去：“你简直就是一束玫瑰。”阿列克赞叹着。一根刺扎痛了苔丝，她吃惊的叫出声来，“美是要付出代价的。”阿列克对她说。

他们就这样在草地上呆了很久。后来，阿列克把苔丝让进帐篷，安排她坐下并端来了火腿等食品。阿列克端起酒劝她喝一杯。苔丝的一举一动都使阿列克赞叹不止，但是不知怎么他忽又改变语调提醒苔丝说：“关于你们家的事我可以考虑，不过以后你不要再用德伯维尔这个姓了，就叫德比特吧，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姓。”

“好吧。”

去德伯维尔府邸

不久，约翰收到了以德伯维尔夫人的名义写来的一封信。信上说，如果苔丝愿意去管理夫人的养鸡场，德伯维尔家将为她预备一间舒适的屋子并付给她工钱。由于家境日窘，苔丝决定去夫人府上当女仆。

“咱们是以公正的价格进行交换，”愧疚的约翰这样安慰苔丝和自己，“这一点也无损于我们家族爵位的称号……。”话虽这样说，可是到了苔丝启程的那天，送行的母亲和弟妹

们还是流下了眼泪。苔丝的身影随着车轮的转动渐渐隐去……

远方，一辆簇新的马车疾驰而来，驾车的是阿列克，他是来接苔丝的。

阿列克挥鞭驱车急驰下坡。坐在他身边的苔丝极力想在颠簸中保持平衡，她双手乱扑，好容易拉住了阿列克握着缰绳的胳膊。“别拉我胳膊，抱住我的腰！”阿列克说。

苔丝只得一手扶着帽子一手抱住他的腰。但当马车因上坡而减慢了速度时，苔丝立刻松开了手。

“你这没有心肝的坏蛋！”阿列克叫了起来，“就算是这会儿没有危险了，也用不着立刻就松手吧？”

“都是因为你瞎胡闹，我才差一点儿摔下去……”

“不高兴啦？马车既然已经上了坡，就得下坡呀！”

“那么，下坡时请慢一点儿。”

“真没想到象你这样刚强的姑娘会说这种话。我喜欢在下坡时让马儿飞跑，因为这样最能使人精神振奋！”

“可是我觉得没有必要那样做。”

“如果你答应我在你那红宝石般的小嘴唇儿或是可爱的脸蛋儿上亲一下，我就让马儿慢慢走，——我以名誉担保。”

阿列克半真半假地说。

“我可不愿意让你吻我。”

听了这话阿列克突然扬鞭赶着烈马狂奔。

“停下，请你停下！好，随便你吧，我还以为你是知道该怎样对待亲戚的呢。”

“什么亲戚，见鬼！”

阿列克取下帽子去吻苔丝，苔丝机灵地闪开身。

“你可真鬼，一点儿都不象乡下姑娘。”

苔丝假借整理帽子偷偷拔去了别针，让一阵风吹落了她的帽子。阿列克刚停下车，她便跳下去捡帽子，尽管阿列克一再说她不戴帽子更好看，她还是执拗地戴上了。苔丝回到车旁，无论阿列克怎样劝说，她只是跟着马车走，再也不肯上车去。

“到特兰利季还有三英里路哪！”

“哪怕还有六十英里，我也情愿走着去。”

阿列克的强迫爱情

德伯维尔家养鸡场的工作并不劳累。苔丝从女仆卡尔那里听到的事情使她感到惊奇：德伯维尔家原本姓斯特库斯，与贵族德伯维尔家毫无血缘关系，他们家这个爵位还是到阿列克的父亲那一辈才花钱买来的……夫人是个白发苍苍双目失明的老人，脾气有些古怪，但这不算什么大问题。使苔丝感到厌烦的倒是那一有机会就和她纠缠不休的阿列克。

草地上，苔丝噙着嘴在学吹口哨。除了养鸡之外，她还要照管夫人养的那些鸟，可是无论她怎样努力仍吹不好。忽然传来一阵动听的口哨声，象是对她的挑逗嘲弄。苔丝回过头去，看到躺在草地上的阿列克正注视着她。阿列克对皱着眉头的苔丝说：“看来艺术和大自然都比不上你的美丽，你那可爱的嘴唇怎么会一点儿声音也吹不出来呢，苔丝？”

“我现在是在工作。”

“哦，这你放心，我不会动你一根汗毛的。我站在这儿不动，让我来教教你：你看，你的嘴唇颤起得太厉害了，要这样——”